



斯蒂芬·茨威格著

昨日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舒昌善 孙龙生 刘春华 戴奎生译



92
K504
1
2

昨日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斯蒂芬·茨威格著

舒昌善 孙龙生
译

刘春华 戴奎生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 314472

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我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象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我自己脑子里的记忆。至于记忆之外的其他一切,眼下无法找到,或者说已经失掉。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掉的一切从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我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并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而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京)新登字007号

封面设计：宁成春

Stefan Zweig

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昨 日 的 世 界

ZUORI DE SHIJIE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孙龙生
刘春华 戴奎生^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320,000字

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08,101—18,200

定价 13.80元

ISBN7-108-00326-0/I·80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莎士比亚：《辛白林》

序 言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象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荡过；而我自己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象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

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所以象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各国的首都，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象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象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摇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

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象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

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发生过战争，不过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再说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馑，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第一次大战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第二次大战是站在反德国这一边。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①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

^① 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译者注，下同。

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信条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且看：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从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象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象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象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

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把自己去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转折之中。所以，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不是完全没有意图的。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对我不利但又极具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环境下来写自己这些回忆的。即，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客居异乡和缺乏任何能帮助我记忆的材料条件下来写这些回忆的。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手头没有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一封友人的书简。我也无处可以问讯，因为在全世

目 录

1	序 言
1	太平世界
32	上个世纪的学校
74	情窦初开
100	人生大学
137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177	我的曲折道路
199	走出欧洲
216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241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266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284	在欧洲的心脏
314	重返奥地利
337	又回到世界上
360	日落西山
396	希特勒的崛起
431	和平的垂死挣扎
481	译后记

太平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象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会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

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生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奁。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

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对生活抱着十分克勤克俭的态度。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采。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乘坐的车辆已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人已实现了伊卡洛斯^①的梦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适方便的设备已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升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自从用体育运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以来，人们都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

^①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他和父亲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两人身上装着用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他由于忘记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

少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进步这个天使创造的。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纵然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而出谋划策——因此，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象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象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怀疑态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的力量所冲破的薄薄的一层。我们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

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以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鉴于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想，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想，虽然我对此已充分认清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象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梦幻中的宫殿里，就好象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